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禮訂義卷三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二十九 經部

周禮訂義卷三十三

宋 王與之 撰

肆師之職

鄭康成曰肆猶陳也肆師佐宗伯陳列祭祀之位及牲器粢盛

鄭鍔曰肆師禮官之攷所陳者皆祭祀之儀物禮官之屬皆取法於是故以下大夫為之以師名之○王昭禹曰禮之義微而難知禮之數粗而可陳大宗伯

掌建天神地示人鬼之禮則得於微而難知之義肆師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則明於粗而可陳之數所以謂之肆師

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

鄭康成曰佐助也○鄭鍔曰大宗伯言其禮之所當用肆師備其物以致用故皆謂之立言祀禮以此而立○王昭禹曰神位既定然後國祀之禮可立大宗伯建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建其意義而已必有玉帛牲牷之物籩豆簠簋之器然後其禮立焉故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

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

劉氏曰天神地示人鬼皆國祀也即其祀中各有三等之差故以玉帛牲牷明其大小則祀典立矣○鄭司農曰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以下○鄭康成曰大祀又有宗廟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黃氏曰山川社稷恐不當為次祀典瑞璋邸射以祀山川有玉風雨功用博必非小祀亦有玉宗伯實柴槱燎血祭貍沈自以其類相從未必盡為大小之等○鄭鍔曰祀必以玉者取陽精之純以禮神也○崔氏曰宗伯奉玉謂禮神之玉肆師所陳自論燎玉之差降正義所解自言

禮神之質必以帛者取人功之勤以交神也○陸氏曰禮神之幣則帛在牲之上若大祀用玉帛牲牷是也從爵之幣則帛在牲下前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是也必有牲者取天產之精所以事神也○易氏曰牲色之純者謂之牷上言牲牷下特言牲則其色之不必純也幣帛一也自其質言之謂之帛制而用之謂之幣玉則陽精之貴者大祀貴精純而尚質故用玉帛牲牷次祀則加以文焉故用牲幣小祀則牲以致其味以其禮之近乎人情者也故用牲○崔氏曰猶三牲俱足以禋為名稱若少其一

則但云實柴若少其二則以燎薪為名尊卑之差理可釋然大宗伯六器禮天地四方皆有牲幣則大祀無幣典瑞言圭璧璋邸射之類與牧人言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則次祀小祀非無玉與牲肆師立國祀之禮禮者體也上下小大有一定之體所用之物不容不辨

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

鄭康成曰序第次其先後大小○鄭鍔曰一歲祭祀各因其時以舉其禮序其先後不以其大先不以其

小後

易氏曰小子職曰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羊人職曰凡祈珥共羊牲正與肆師之文同至秋官士師職則曰凡刉珥奉犬牲若以祈為刉則肆師之文為非後鄭皆改祈為刉謂毛牲曰刉羽牲曰珥且以珥之字當從血為衈取其以血為釁之義引雜記言曰成廟則釁之謂宮兆始成則有釁禮其說非無所據然羊人小子亦有言釁積釁邦器釁軍器之事兹數者皆直

謂之釁不應宮兆始成之釁而獨謂之祈珥況祈珥見於經者三不應以三出之祈盡改為刉又羽牲曰珥如司約言珥而辟藏者固曰以血塗户至山虞職言致禽而珥則又曰取左耳以効功言効功則與釁禮不同言取左耳則與毛牲曰刉羽牲曰珥之文自相背馳何耶案劉中義云珥當為弭字之誤也祈謂小祝之祈福祥弭謂小祝之弭兵烖然則社稷五祀曰祈曰弭山川曰侯曰禳落成曰釁各有倫類其説

令存之義見山虞

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

鄭康成曰展省閲也○王昭禹曰牲之純者謂之牷牲之完者謂之犧春秋魯郊牛口傷周景王時雄雞自斷其尾不可謂之犧大祭祀肆師展犧牲視其完也○鄭鍔曰充人展牲則告牷而肆師又展犧牲者蓋祭祀之牲牧人共之肆師展之于未為牲之前知其可用頒于職人及視牲之夕宗人展牲充人直告牲而已肆師展之則其擇已精矣充人繫之則其養也專焉○鄭康成曰職讀為樴樴可以繫牲者此職人

謂充人○王昭禹曰牛人牧人共牲然後肆師從而展則職人非牛人牧人共牲者也牛人牧人

凡散祭祀繫于國門則職人非門人矣充人之職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則職人其充人之謂充人而曰職人則以充人職其事故也故牛人凡祭祀共其求牛享牛以授職人而芻之亦謂充人也○李嘉會曰

充人謂之職人者以所當任之職也

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

鄭康成曰宿先卜祭之夕○賈氏曰凡祭前有散齋七日致齋三日若然卜日吉則齋令云祭祀之卜日宿為期則是卜前之夕與卜者及諸執事以明旦為

期○陳及之曰大宰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大宗伯曰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太卜云大祭祀則眡高命龜以肆師及大宰大宗伯太卜四官攷之則祭祀必卜日也余参周禮大司樂及禮記祭天地有卜日者有不卜日者大司樂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則員丘祭天方澤祭地有期日未嘗卜也其當卜日者若孟春祈穀孟夏大雩季秋大享與夫大禘四時祭無期日必當卜也程伊川曰春秋有卜郊但卜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不吉則卜下辛更不吉便用不當更卜春秋乃三卜四卜五卜至于不郊非禮也

詔相禮謂詔告相助其卜之威儀及齋戒之禮

眡滌濯亦如之

王昭禹曰宿為期卜前之夕也眡滌濯祭前之夕也○李嘉會曰滌濯若事之微者大宰眡之大宗伯小宗伯又眡之令肆師不獨眡之且曰詔相其禮葢内而六宮外而有司其滌濯概拭之類小大次第之節不可紊也

祭之日表齍盛告絜展器陳告備

鄭康成曰故書表為剽表剽皆謂徽識粢六穀也在器曰盛○鄭鍔曰祭祀之齍盛共於甸師舂於舂人然

後饎人炊之舍人實之小宗伯逆之大宗伯奉之而肆師表之者葢其物不一各為徽識以表之庶幾六宫之人共奉之各得其當○王昭禹曰簠以盛稻粱簋以盛黍稷盛王之所自致者也表而出之所以明其自致之誠○易氏曰黍稷稻粱謂之接盛必肆師告潔而後用○李嘉會曰詩曰吉蠲為饎記曰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皆以潔為義

鄭康成曰陳列也○王氏曰展器陳者則器及陳皆展之禮有告具有告備其有所不備者備則非特具

而已⊙鄭鍔曰一器不備一禮必闕已陳列之則以備告小宗伯告備于王則此所告告小宗伯小宗伯以告于王也

及果築鬻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

鄭鍔曰祼必用鬯以鬱金和之鬱金必築煮然後用鬱人和之肆師主其築煮之事○賈氏曰果築煮謂宗廟有祼鬱人掌鬱此又掌之者彼官正職此肆師察其不如儀也

鄭鍔曰自犧牲粢盛以至於器用之陳列築煮之微細無所不掌則禮官之攷其預於祭祀之禮者可謂纖悉畢知之矣故苟有不虔不恭之人皆得而誅罰之

掌兆中廟中之禁令

鄭康成曰兆壇塋域○王昭禹曰兆即宗伯兆五帝于四郊者○賈氏曰四郊之上神兆多矣皆掌不得使人干犯神位七廟亦然○劉氏曰兆中廟中執事者衆欲其行事致肅故

有禁令○項氏曰神則有兆鬼則於廟禁則禁其所
不得為令則令其所當為
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
王氏曰事畢於禮成故禮成則告事畢
大賓客涖筵几築鬻
鄭康成曰此王所以禮賓客○王昭禹曰几筵設之
肆師則臨而觀之
賛果將

鄭康成曰酌鬱鬯授大宗伯載祼○鄭鍔曰鬱鬯鬱人共之肆師築煮以和之其祼也小宗伯將之肆師賛之先儒謂此為賛小宰余以為小宰之職言凡賔客賛祼者為賛王言小宗伯言祭祀賔客以時將瓚祼肆師言賛祼安得為賛小宰賛小宗伯明矣

大朝覲佐儐

鄭康成曰為承儐○王昭禹曰儐所以接賔之人有上儐中儐末儐佐儐者上儐之佐則中儐是也所以

佐宗伯爲大宗伯會同朝覲爲上相則肆師爲佐儐乃佐小宗伯小行人將幣爲承而儐則末儐其小行人歟

共設匪罋之禮

王昭禹曰匪以實幣罋以實醯醢其物其事掌客籩人等共之其所設之禮肆師共之○鄭康成曰設于賔客之館公食大夫禮曰若不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之豆實實于罋簋實實于筐匪其筐字之誤與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或者匪以致饗○賈氏曰肆師不掌飲食而共設匪罋者

依禮使掌客諸官共設之

鄭鍔曰賔客朝覲俱為見王之諸侯然謂之大賔客則以客禮而見天子者謂之大朝覲則以臣禮而見天子者惟其為賔故有筵几祼將之禮惟其為臣故有匪壅饗食之禮

饗食授祭

鄭康成曰授賔祭肺○賈氏曰祭謂祭先造食者必知祭肺者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故知祭者祭肺也○王氏詳說曰享用大牢食用

大牢鄭氏以授祭為祭肺惜其説不廣也既曰祭食祭所先進又曰殺之叙徧祭之所謂夕祭牢肉是已

鄭鍔曰待以享食之盛禮賔客當祭肆師授之以所祭之品王食則膳夫授祭享食賔客則使肆師授之為佐儐以待賔客

與祝侯禳于畺及郊

鄭鍔曰王者公天下以為心不祈福於一已欲銷變於四方故國有不祥則有侯禳禱祠之事侯之為言

侯嘉慶祈福祥也禳之為言卻災變除禍咎也畿五百里畺百里曰遠郊五十里曰近郊侯禳必在疆境欲災害遠去之意也肆師與小祝俱往以行侯禳之祭蓋所掌者祭祀祈珥之事小祝則掌侯禳禱祠之祝號耳○易氏曰小祝實王侯禳之官肆師與之偕往以見國祀之立雖侯禳之小祀不廢

大喪大湖以鬯則築鬻

鄭康成曰築香草煮以為鬯以浴尸香草鬱也

令外内命婦序哭

賈氏曰外内命婦即下文注内外命女是也○鄭康成曰序使相次秩○賈氏曰哭法以服之輕重為先後然則内命婦于王斬衰居前諸臣之妻從服齊衰者居後也

禁外内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

鄭康成曰外命男六鄉以出也内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黄氏曰内命男王之宗族服兼親其衰恒有與諸臣異者其妻為外命女喪服為夫之君齊衰不杖内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

○賈氏曰外内男女衰皆有升數多少及裁制故禁之使依法諸臣妻為夫之君義服衰六升諸臣為王義服斬衰衰三升半三夫人已下為王正服斬衰衰三升○鄭康成曰不中法違升數與裁制者　○王昭禹曰小宗伯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則衰法固已示之矣若不中法者肆師又從而禁之

鄭司農曰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

殯授大夫世婦杖無七日授杖文○賈氏曰外內命男及內命女為王斬衰者有杖外命女為王齊衰者無杖故云且見不定之義

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

易氏曰師甸者田而後用師者必載社之石主祖之木主示有所受命○鄭鍔曰大甸獵之甸乃四時蒐苗獮狩之田師甸則大用師以對敵之時何以明之以所祭之神知之用師則載社主與遷廟之主以行此用牲于社宗大戰則類造于上帝封于大神祭兵

于山川此有類造封祭之事豈四時之田所宜有耶故知以師甸言社者主也宗者遷廟之主不曰祖曰宗者宗繼祖者也載主而行不在國之常位而祭不可以無位無位則鬼神無所依故為位然後祭小宗伯於軍旅甸後禱祠為位則止為位於肆儀之時肆師於用牲以祭時則為位者蓋所掌者立祀用牲之禮故也

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

鄭鍔曰上帝至尊不可以瀆因其事類然後告祭故名曰類類者上帝之祭造者祖廟之祭此曰類造上帝何也蓋王者出征所至以事類告天故兼言之○鄭康成曰造猶即也為兆以類禮祭上帝也類禮依放郊祀而為之者○王昭禹曰聚其神而祭則謂之類至其所而祭則謂之造記曰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小宗伯類社稷宗廟則為位大祝之六祈一曰類二曰造蓋造非特禰上帝亦謂之造類非特上帝宗廟社稷亦謂之類也○項氏曰上帝非祀不造焉故特類而祭若祖廟則必造焉此言類造則在軍中類其位而造焉蓋一祭也

封者累土增高非山川之大神則無累土為壇以封崇之禮○鄭康成

曰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岳也○王昭禹曰書曰至于岱宗柴詩曰廵守告祭柴望也言封土而告柴則燔燎以達氣焉記曰因天事天因名山升中于天謂此也○黄氏曰卽宗伯大封告后土也兵之所在必增髙以祭之非頓兵之山川則無類禡之祭兵之所在則冝有祭○賈氏曰山川衆多不可並祭故祭軍旅所依險阻者○王氏曰祭兵于山川若武成告所過名山大川凡此三者非常祭故皆為之位葢肆師主立國祀之禮耳○易氏曰以上皆軍祭之禮肆師為之位無非依神以為之助而欲民之用命以有功○王昭禹曰亦如之肆師為之位亦如師甸

用牲于社宗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

鄭鍔曰勝敗乃兵家之常王者之師亦有時而不勝則謂之師不功戰所以全宗社不功而失乎主車是失宗社肆師掌為位以祭社宗為職大司馬於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肆師為大司馬之助而已○李嘉會曰羣主車亦所以安神靈也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

鄭康成曰貉師祭也於所立表之處為位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陳氏曰其神蚩尤也黃帝與蚩尤戰于版泉軍法之興始于此故後世祭之詩云是類是禡記曰禡于所征之地禡與貉一也貉之祭蓋使司馬為之而立表于神前甸祝掌祝號既事然後誓衆而師甸馬古者將卜則祭先卜將用馬則祭馬祖將用火則祭爟是則將師田而禡祭者不特為禱而已○易氏曰二者皆肆師為之位以肆師立國祀故耳

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

鄭康成曰芟芟草除田古之始耕者除田種穀嘗者

嘗新穀此芟之功也卜者問後歲宜芟不詩云載芟載柞其耕澤澤○易氏曰嘗嘗穀之祭也因穀祭而卜田事欲人預知之而盡力于芟也

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

鄭康成曰秋田為獮始習兵○賈氏曰春蒐夏苗非正習兵戒不虞也卜者問後歲兵寇之備○鄭鍔曰易曰君子除戎器戒不虞故知戒為禁備之事

陳及之曰天府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美惡先王之時必預戒來歲之事者欲先事為備也春秋時鄭

石奥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則是卜不吉必修德而豫戒然後為治世之事

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

鄭康成曰社祭土為取財焉卜者問後歲稼所宜○鄭鍔曰詩人言大田多稼曰以社以方故知稼為田苗之事祭社有二春祈秋報知此社非春祈者以甞與獮無非秋事知此為秋報祭之社也

易氏曰三者之卜凡陳龜貞龜命龜𪛁眡高作龜使卜師卜人等爲之肆師特涖之而已

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

鄭康成曰大故謂水旱凶荒所令祭者社及禜酺〇賈氏曰地官州祭社黨祭禜族祭酺六遂亦然是國人所祭之事〇鄭鍔曰國有大變故不止肆師涖卜又令舉國之人皆祭所謂靡神不舉

王昭禹曰令之祭故列于神者不得不祭令然後祭

故蔽于神者不得數

歲時之祭祀亦如之

賈氏曰歲時之常祭也亦命國人祭也○鄭鍔曰因大故而令之祭出於一時之非常四時而令之祭本於一歲之常禮一歲之常禮又令之使祭蓋民未必能知遵其常月令於仲春必命民社謂此耳

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鄭康成曰相其適子○王昭禹曰相其家人也○易氏曰非相其家禮相其國之喪

禮而職喪聽之者也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鄭康成曰治謂如今每事者更奏白王禮○易氏曰肆師掌立國祀之禮則專於佐大宗伯凡國之大事而言佐宗伯凡國之小事言掌事如宗伯之禮者兼大小宗伯而言故於佐宗伯則謂之事於佐大宗伯則謂之禮○鄭鍔曰小宗伯所佐無非禮肆師所佐

無非事豈事之外別有禮禮之外別有事哉盖以其官之尊卑别言其所掌之本末而已言禮者舉其本言事者舉其末皆禮也

鬱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薛平仲曰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灌灌之為義先王所以致精神之交徹淵泉而貫冥漠也故灌用鬱鬯者草木之芬香者也鬯者酒味之暢達者也和鬱以為灌言芬香之交暢於上下也周人先求諸陰故既

灌而後逆牲夫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精誠所交唯灌為至此鬰人鬯人所以首見於此

○賈氏曰鬯人所掌是秬米為酒不和鬰者若祭宗廟及灌賔客則鬯人以鬯酒入鬰人鬰人得之築鬰金草煮之以和鬯酒則謂之鬰鬯也

王昭禹曰築而煮之肆師也掌共秬鬯者鬯人也鬰人則和鬰鬯用之於祼

王氏詳說曰有秬鬯有鬰鬯鬰鬯用之於宗廟秬鬯用之於天地社稷等祀表記曰親耕粢盛秬鬯以事

上帝是祭天不用祼然亦用秬鬯鬯人之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是社祭等祀亦用秬鬯但鬱鬯來諸陰用之於宗廟

掌祼器

鄭康成曰祼器謂彝及舟與瓚○鄭鍔曰典瑞於祼圭有瓚特辨其名物司尊彝於彝舟特詔其爵辨其用蓋不掌其器鬱人取所築以煮之鬱金以和秬鬯實之於六彝故并祼器掌之

凡祭祀賔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

鄭鍔曰天地大神至尊不祼此言祭祀謂祭宗廟社稷山川四方祼以求神而出之賔客亦有祼事者以待神明之道待賔客尊之至也

鄭康成曰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賈氏曰即鬯人所造者○鄭司農曰鬱草名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煮之鐎中停於祭前鬱為草若蘭

王昭禹曰必用鬱者明其德之香○鄭鍔曰王之祼鬯必和以鬱金取

其芬芳也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欲芬芳條暢耳○李嘉會曰諸侯未賜圭瓚和酒以薰得賜始用鬯鬱金黄色色黄非天子不可用

凡祼玉瓚之陳之以贊祼事

鄭康成曰祼玉謂圭瓚璋瓚○賈氏曰祭統君用圭瓚大宗伯用璋瓚鄭云大宗伯亞祼夫人有故攝焉然則王用圭瓚后用璋瓚可知

鄭鍔曰記禮所謂祼以圭璋用玉器也正謂是耳

王昭禹曰濯之所以致潔陳之所以備用於用祼則

又因以贊其事

詔祼將之儀與其節

鄭鍔曰詔告以祼將之儀與夫多少之節○賈氏曰儀即奉玉送祼之威儀奉玉謂王與后祼時奉玉瓚而酌鬱鬯云送祼謂送之以授尸尸得祭之嚌之奠之不飲故司農上文注云停于祭前也○鄭鍔曰小宗伯贊祼將小宰贊祼肆師亦贊祼將鬱人詔之以其儀節而已

凡祼事沃盥

賈氏曰凡祼事皆鬱人沃以水盥手及洗瓚也○易氏曰凡此皆鬱人周旋祼禮之次序

大喪之洟共其肆器

鄭康成曰肆器陳尸之器喪大記曰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枕此之謂肆器天子亦用夷盤○黄氏曰案肆因祼而為名疑如今沃酹者本以沃神王崩則以洟尸肆器蓋所以盛沃者非陳器盤之屬也

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

鄭康成曰遣奠之彝與瓚也貍之於祖廟階間明奠終於此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

鄭司農曰斝讀如嫁娶之嫁斝器名明堂位曰殷以斝周以爵

王氏曰斝者先王之爵惟王禮用焉卒爵若儀禮所謂皇尸卒爵是也○易氏曰祼為祭事之始有始則有終受卒爵而飲之不亦宜乎

○鄭鍔曰嘗得陸佃之說曰宗廟之祭始祼之時尸入於室王與后既祼獻矣及殺牲迎尸於堂王即以肝洗鬱齊而燔之制祭於主前於此之時尸既即席

祝乃詔之使安坐王以玉角酌玄酒以獻尸后以玉斝酌清酒以亞獻是之謂從獻郊特牲曰舉斝角詔妥尸當此節也鬱人贊祼量人制從獻之膰脯時相及事相成故受舉斝之卒爵酌而飲之○王氏曰明與之同其事必與之同其福也　以康成之說攷之舉斝角詔妥尸之時無鬱人量人受酌爵飲之法惟有受嘏時受王卒爵飲之禮謂尸食訖主人酳尸尸酢主人在戶東西面受尸酢時尸命祝嘏主人以大福遂以黍稷肺授主人主人承之納于懷中掛于季指乃拜而飲卒爵執爵以興出于是有獻鬱人量人之禮故得以受卒

爵而飲之也　故康成改斝為嘏然有改字之嫌陸佃之說雖不改字以理攷之方其祭之始獻而妥尸薦腥薦熟之禮尚未及行而鬱人量人先已得飲卒爵豈合人情也耶

王氏詳說曰記曰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境内樂之夫樂以天下豈終日之祭而執爵執炙者不蒙其福乎此鬱人量人所以欲舉斝之卒爵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鬯釀秬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秬如黒黍一稃二米○王昭禹曰一稃二米天地至和之氣所生名之曰鬯言和氣條暢

鄭鍔曰以秬為鬯以鬱和之分為二官何耶盖祼者祭之始禮之尤重者故使鬱人掌其器鬯人掌共秬鬯而為器之飾重其事故分二官以主之或謂鬱鬯專用以祼表其德之馨香足以感神秬鬯專用以祀表其德之中和足以事神其義各有所主故二官分

掌豈其然乎

掌共秬鬯而飾之

王昭禹曰鬱人所和者乃用以祼鬯人所共秬鬯則不和鬱者用之以陳而已鬱鬯之有秬鬯亦猶三酒五齊之有玄酒也此亦反本復古不忘其初之意

鄭鍔曰鄭以設巾為飾非也攷下文祼器有用脩者有用蜃者有用概者皆以盛秬鬯鬯人所飾者乃此器耳內備其物故鬯必用秬外致其美故器必用飾

○易氏曰鬯人共秬鬯而不言祭祀天地之用是天地之秬鬯純用朴素而無事乎文采其餘未免有飾焉祭社于壝而用大罍若近乎瓦尊然以雷為文則瓦尊之有飾者也禜祭于國門而用瓢齎若近乎匏尊然割瓢以為齊則瓢尊之有飾者也廟用脩者如司尊彝凡酒脩酌之義則以人力脩之而為脩者也凡山川四方用蜃者如掌蜃共蜃器之類蜃則又以蜃物為飾者也凡祼事用概者謂以朱帶飾漆尊而横概以落腹者也凡副事用散者謂散尊雖無琢刻而亦用漆以為飾者也六者之用各因其宜而已

凡祭祀社壝用大罍

鄭鍔曰社壝者社之外委土為壝埒其中為壇○王昭禹曰社壝則封人所設王之社壝王社之示比於

天地之神為近人情則宜交之以人道故有秬鬯言於人道則非鬼故不加鬱而不祼

鄭康成曰大罍瓦罍○鄭鍔曰社祭土以瓦罍出於土器雖出於土然非用人工以陶冶器無自而成祭祀社壝則用大罍以盛秬鬯以見土者人所用功而社神有功於土

禜門用瓢齎

鄭康成曰禜謂營酇所祭門國門也春秋傳曰日月

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魯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門〇王昭禹曰禜則黨正春秋祭禜是也〇鄭鍔曰禜祭必於國門意以災害屯塞人事有所不通門者人所出入往來交通之所盛秬鬯則用瓢齎蓋瓢齎者取甘瓠割去其柢以齊為尊質略無文之器夫雪霜風雨水旱疫癘之變良由政失於此變見於彼玆其為過也大矣君子有過則謝以質故用瓢以齎以表其純質

之義禜之於門以冀其通變之意王安石云雩禜所以除害門所以禦暴除害禦暴皆所以養人甘瓠則有養人之美道以之為瓢又中虛為善容亦有門之象易以艮為門闕八音以艮為匏爵之意無乃穿鑿之甚觀祭天用瓦泰瓦甒又用匏爵禮記言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物莫足以稱天地之德故貴全素而用陶匏此所謂大罍則瓦甒之類用瓢齎則瓠之類皆質而已

廟用脩

鄭鍔曰攷宗廟之中尊盛五齊三酒不盛秬鬯凡此所言祼器非廟中之彝改字為卣非也王安石以脩為飾之義是○王昭禹曰用脩則增飾之以色彩廟以享人鬼人道尚文○陸氏表記觧曰脩爵也鄉飲酒義曰脩爵無数

凡山川四方用蜃

鄭鍔曰四方山川則用漆尊而畫為蜃形先儒謂為蚌蛤一名含漿則是容酒之類余謂此乃海上能吐

氣為樓臺者非蚌蛤之比四方山川為國扞蔽通氣乎天地之間蜃之為物外堅有阻固扞蔽之義且能一闔一闢其通亦有時焉故四方山川之祼尊則畫以為飾

凡祼事用概

鄭鍔曰祼事用雞鳥六彝見於司尊彝之官鬱人亦曰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祼事不用概明矣大宗伯有貍沈疈辜之祭此下有疈

事用散之文則此祼字為埋字無疑矣○黄氏曰鄭改祼為埋沈祭山川之名此指言山川用蜃言凡祼事則不獨祭也知賔客享適子冠凡用祼者皆以概盛鬯

鄭鍔曰祼事用概概亦漆尊也上下黒漆以朱落其腹為飾猶横概然山林川澤材用百物之所出人所取足而為之神者初無私焉其功利及物可謂平矣

○王昭禹曰凡祼必和鬱鬯而多少之齊宜適平故其罍以朱帶為飾而横概落腹以概落腹能平物故也

凡䤄事用散

王昭禹曰䟽辜以祭四方百物言䟽則辜可知○鄭鍔曰祭四方百物則䟽磔牲體其尊用散取其散在四方各以羣分之意○王昭禹曰自槩以上皆有飾惟䟽事之罍無飾故謂之散與樂之散者謂之散樂車之散者謂之散車同意

鄭鍔曰上文所謂四方山川者五嶽四瀆下文所謂埋則山林川澤小宗伯兆四望之下又有兆山川丘陵之文則知山林川澤與四方不同

陸氏表記解曰罍以盛鬯瓢以酌之脩以獻之社壝言用大罍禜門言用瓢齎廟言用脩相備也社壝禜門廟言變山川四方埋事䟽事言常亦互相備

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

鄭康成曰斗所以沃尸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賈氏曰鬯酒非如三酒可飲之物大喪以鬯浴尸明此亦給王洗浴使之香美

王氏曰共其釁鬯既以鬯渳又以釁

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

鄭鍔曰王之齊事將以致敬於鬼神秬鬯者非如三酒可飲之物共以給王之浴而已內以致其精明之德外則用其芬芳之物內精明外芬芳宜其馨香之至可以交於神明

凡王弔臨共介鬯

鄭康成曰以尊適卑曰臨春秋傳曰照臨敝邑○鄭鍔曰禮記所謂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是也王或親弔諸臣之喪或適四方舍於諸侯祖廟之時

雖曰至尊於人之祖先神明有所不敢忽使介執贄以禮之贄人共介贄王亦未嘗親摯所謂天子無摯也○李嘉會曰非惟安諸侯之室神亦以警人君之不可妄動

陳氏曰天子無客禮於天下而有摯禮於鬼神天子以贄為摯共介贄則以介致之而已覲天子宗廟之灌以圭瓚巡守之灌以璋瓚則摯贄之禮葢圭璋也天子之摯不特贄耳其摯鎮圭以朝日猶諸侯執圭璧以朝君皆摯瑞也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鄭鍔曰王安石謂雞於十二辰屬酉於二十八宿屬昴而反列於春官蓋雞之為物向陰伏向陽鳴主於司晨日之晨猶歲之春則雞東方之畜余以易之八卦觀之巽為雞巽東南也五行東方之木為皃皃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時則有雞禍蓋雞有冠距文武之皃故不為威儀皃氣毀則木不曲直雞禍應之此雞為東方之畜列於春官○劉氏曰宗伯主雞牲雞牲為物至微而設官者尊

祭祀必預畜養之○薛平仲曰古之事親者每日雞初鳴咸盥漱盖人於此時旦晝之所為未交夜氣之所存未動精明純一洞洞屬屬而無間者也況夫一人行灌事於先而百官嚴祀事於下雞人警之於呼旦之時者人心當何如哉是以雞人次乎此

掌共雞牲辨其物

鄭康成曰物謂毛色辨之者陽祀用騂陰祀用黝

大祭祀夜嘑旦以嘂古弔反百官

鄭康成曰夜夜漏未盡雞鳴時呼旦以警起百官使夙興

凡國之大賔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

鄭鍔曰賔客會同軍旅喪紀皆不可後期而晏起既呼旦以詔之又先期而告之時告之如是雖惰慢廢弛之人詎可安枕哉○鄭康成曰象雞知時也告其有司主事者少牢曰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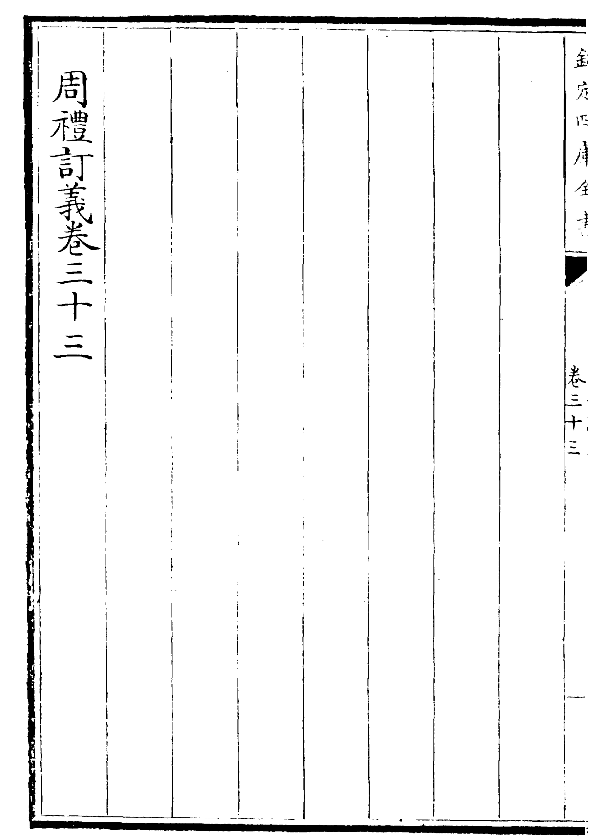
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告時者至此旦明而告之○賈氏曰桒齊詩東方未明序云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盖天子備官挈壺直掌漏刻之節雞人告期彼齊詩是諸侯兼官故挈壺氏兼告期

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

王昭禹曰禳以卻災禍面禳所禳非一方古者諸侯禳於畺及郊於四方皆有禳焉釁以厭妖怪

鄭康成曰釁釁廟之屬釁廟以羊門夾室用雞○鄭鍔曰釁以除去不祥

鄭鍔曰二者之祭用雞爲牲掌共雞牲又言於此者以面禳釁之用出於非常也



周禮訂義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三十　經部

周禮訂義卷三十四

宋　王與之　撰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薛平仲曰鬱鬯所以實尊彝而陳之則尊彝不可以不備鬱鬯所以涖几筵而灌之則几筵不可以不設此二者各有司存然鬱鬯之和人為之功雞人呼旦人事之警誡敬於是乎至矣彼六尊六彝有定用五几五筵有定制名物用事隨其宜而共奉之是亦足

矣故前之三職則曰人而此之二職則曰司而命名之義著矣

鄭鍔曰祭祀之禮用鬯以祼用齊酒以獻是以用尊彝之器尊以盛五齊三酒彝以盛鬱鬯尊則非惟宗廟用以獻且上及於天故名曰尊彝則常用以祼故名曰彝彝之為言常也○鄭康成曰彝法也言為尊之法也祼在室而求諸陰獻在堂而求諸陽其器雖麤而可陳其義雖微而難知司尊彝之官司其器而已○陳氏曰先儒謂尊實五升彝

實三升此雖無所經見然彝祼而已其實少尊則獻酬酢焉其實多此尊所以大於彝歟

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

王昭禹曰六尊自獻尊至山尊六彝自雞彝至蜼彝

鄭康成曰位所陳之處○賈氏曰若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醆在戶之類酌泲之使可酌各異也用四時祭祀所用亦不同○鄭鍔曰辨其所用之宜則尊之所盛者必用以獻彝之所盛者必用以祼實鬱及醴齊之屬○鄭鍔曰辨其所實之物則鬱鬯以實彝不可實於尊齊酒以實尊不可實於彝

王昭禹曰先言掌六尊後言掌六彝尊卑之序也至

於祠禴烝嘗追享朝享皆先彝後尊則所用之序○鄭鍔曰此言六彝六尊幂人乃有八尊以盛五齊三酒何也若五尊盛五齊則一尊常無用若以罍盛三酒則不應謂之八尊盖尊與罍分而名之則不同合而言之則謂之尊耳

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

鄭康成曰祼用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是以璋瓚酌亞祼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

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出迎牲致陰氣也○賈氏曰鄭引郊特牲證祼以鬱鬯之用圭瓚也又云既灌然後迎牲謂后亞王祼後王乃迎牲也此注云后亞祼後王乃迎牲與內宰注不同內宰取王事自相亞其實以司尊彝為正

鄭鍔曰祼獻必用彝尊非苟以為盛鬯齊之器而已各因時而用之時不同則器不同各因時以明義也鬯必盛以彝春祠之彝則飾以雞雞東方之畜歲起於東於時為春也○王昭禹曰春者時之始而雞以其司晨而木之屬故用雞彝夏禴之彝則飾以鳥鳥鳳也書曰我則鳴鳥不聞指鳥

為鳳夏為文明而鳳具五色文明之禽也○王昭禹曰夏於五行為火而鳥火屬也故用鳥彝王祼矣后亞之故用二彝王酌其一后酌其一

皆有舟

鄭康成曰皆有舟皆有罍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鄭鍔曰尊之有罍備齊酒之乏彝之有罍豈不備鬯之乏乎舟之制陸佃謂如今世酒船之類酒船喻舟其義甚著○鄭司農曰若今時承槃但今宗廟中尊罍

無此制度耳○易氏曰攷之禮制彝受三升尊受五升罍受一石鄭氏謂舟為尊下臺故禮家不言所受此不必論大槩舟之為物量其所受有濟物之利受過其量有沈溺之害靁之為物應時而動有澤物之利動不以時有浸淫之患知舟罍之戒則知先王設尊罍之意

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

愚案此即九獻之禮已見邊人

薛氏曰祼者所以求神於陰而禮之也二祼之後有朝事饋食與夫卒食所以備九獻而二祼則不與焉朝踐以薦腥為主王酌醴齊而始獻后亞之諸臣終焉此朝踐之三獻饋食以薦熟為主王酌盎齊以始獻后亞之諸臣終焉此饋食之三獻饋食之後尸有獻酒之禮此人道之終於是有羨尸卒食之事王以玉爵后以瑤爵為一獻諸臣亦一獻此九獻

王氏曰朝踐者籩人醢人所謂朝事踐踐籩豆詩所

謂籩豆有踐再獻者籩人醢人所謂饋食以朝事為初獻則饋食為再獻朝獻即朝踐以籩豆言之則曰踐以爵言之則曰獻相備也饋獻即再獻也以序言之則曰再以物言之則曰饋亦相備而已○王昭禹曰祭祀以裸為始而焫蕭乃在於朝踐之後是以禮曰既奠然後焫蕭又曰建設朝事燔燎羶香裸然後朝踐以薦血腥禮所謂腥其俎者是已朝踐而後饋食薦以熟禮所謂孰其殽者是也裸者求諸陰故在室中而書所謂王入太室裸是也朝踐者陽饋食者陰饋食雖為陰乃所以致食味之道故其節同在於堂而禮所謂坐尸于堂又曰設祭于堂是也且人之生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朝踐者

用氣報氣而事之以天道饋食者用味報䰟事之以人道令特牲少牢之禮自饋食後而尸有飲食之禮此先王之事其親制之以死生之間者也○李嘉會曰秋冬不曰朝踐乃曰朝獻不曰再獻乃曰饋獻春夏屬陽生長之時以氣為主秋冬屬陰物成之時以味為主故秋冬曰朝獻曰饋獻

鄭鍔曰獻字本戲字誤轉為獻毛詩傳謂之犧尊犧與戲字同音奈何康成讀犧為素何切鑿為之說曰畫為牛形娑娑然甚無理春而耕耕必資牛故春之尊為犧牛之形夏用象尊者象南方之獸其形絕大時至於夏萬物豐大故夏之尊為象形既祼出迎牲

而入殺牲而獻血腥始行朝踐之事用兩獻尊盛醴齊及薦熟之時謂之再獻用兩象尊盛盎齊必用兩尊者王酌其一后酌其一也○陳及之曰一彛盛明水一彛盛鬱鬯一獻尊盛齊酒一獻尊盛玄酒所以祼用雞彛鳥彛朝踐再獻必兩尊○李嘉會曰經文既曰春祠夏禴祼用雞彛鳥彛春夏而各用其一明矣至其下曰其朝獻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是春用獻尊夏用象尊每尊各兩尊以盛酒則特兩耳秋冬所用彛每一尊用兩亦然各隨時以致義非雞彛獻尊用於春而夏兼之鳥彛象尊用於夏而春兼之紛雜而無辨也明水之酒則常禮也所不必論酒正以實八尊則有

元酒明水合之而為八耳

愚案此説祼彛儘好至説用尊處有礙經言朝踐用兩獻尊再獻用兩象尊共為四尊每獻王與后各酌其一朝踐二再獻二共用四尊可供四獻如所言春用獻尊兩夏用象尊兩何以湊成九獻之禮

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鄭鍔曰罍則為雲雷之飾○陳祥道曰罍也者佇酒

而給於尊者詩曰缾之罄矣維罍之耻則罍之為器大謂之罍者有雷之象蓋雷出以時則利於物反之則為變器之為罍者警之而已記曰終日飲酒而不醉焉此先王之所用以避酒禍也尊者取其止而安○李嘉會曰在庭之臣如此其衆每祭豈四尊所能供必有罍以交之以為諸臣所酢之備故有二是彝之交尊亦猶瓶之交罍

鄭鍔曰自初祼以至饋食之獻王與后各四共為八獻諸臣乃酢尸蓋不敢與王同尊故酌三酒以酢之

共為九獻鄭謂諸臣酌以自酢豈有此理昨者酢也飲酒之禮百拜三行曰獻酬酢而已酢者送也故其字亦為昨有送往之義蓋酢以送尸耳何名自飲乎

○薛氏曰九獻之後禮節備矣為之尸者可以酢之乎彼王主祭后從王諸臣則從事於祭茍或略焉則禮節弗盡故王始獻后亞獻尸之酢亦王后先焉言諸臣之所酢豈非往反報施之禮終於此邪且行人於上公則曰王禮再祼而酢於諸侯則曰王禮一祼而酢是主獻賔而賔酢尸也夫人之生以飲食燕樂為相愛之恩以賔主獻酬為相接之文及其既亡不忍異而絕之此酢禮所以設也王受酢在戶內之東后受酢在東房之中諸臣受酢在西階之上司几筵有祀先王受酢之席則后也諸臣也亦莫不然

愚案祭祀有九獻今止曰祼曰朝踐曰再獻而不及酳尸與諸臣為賔之獻者王羮尸則酌朝踐之尊醴齊后羮尸則酌再獻之尊盎齊諸侯為賔邪酌盎齊外無異尊故不必言

秋嘗冬烝祼用斝彞黄彞皆有舟

鄭鍔曰康成讀斝為稼謂秋者萬物揫斂之時禾稼西成故祼用斝彞以明農事之成○陸佃曰春秋傳曰燕以斝耳賂齊則斝有耳　黄彞者畫為黄目也人目未嘗黄龜目則黄氣

之清明未有如龜者故記曰黄者中也目者清明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冬者萬物歸根復命之時祼用黄彝言明於外而欲以觀其復○陸佃曰雞鳥虎蜼之彝取諸物也斝耳黄目取諸身也

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鄭鍔曰秋之時物傷於末將反其本已斂其華將取其實故其獻也用著地無足之尊○王昭禹曰萬物於秋為入入為止

而著有止之象故用著尊冬之時人功已成可勞享之而飲酒矣故其獻也用酒壺之尊名曰壺者收藏畜聚之義記言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則知王與后不共尊兹其所以皆兩也

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

易氏曰司農以追享為追及其祖之所出與大宗伯之饋食同謂之禘以朝享為三年喪畢而朝於廟與大宗伯之肆獻祼同謂之祫然饋食肆獻祼列於四

時之首閒祀列於其後豈得謂之祫禘又五年一禘三年一祫乃宗廟大禮豈得謂四時之閒祀考之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墠壇有禱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釋者謂享嘗為四時之祭時祭之外親近者為祖為考每月朔朝於廟是之謂朝享親遠者為遷廟之主有禱則追祭之是之謂追享二者為四

時閒祀列於祠禴烝嘗之後○鄭鍔曰先儒謂虎者西方之義獸蜼似獮猴而大其鼻上句雨則自垂於樹以尾塞鼻○鄭康成曰蜼禺屬卬鼻長尾蓋獸之智也追享及遷廟之主世既遠矣猶不忘祭是謂尊尊尊尊至於遠祖可以謂之義彝刻以虎以其義也朝享行於祖考之廟親為近矣每月祭焉是謂親親親親不忘乎月祭可以謂之智彝刻以蜼以其智也○黄氏曰亦畫蜼為飾也虎彝則畫虎也

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王昭禹曰大尊太古之瓦尊有反本復始之意禘以義追及其祖之所自出亦以仁而反本復始故用大尊山尊畫為山形山則以仁而興利致養之意祫以養死者之所歸合食於祖廟亦以仁而興利致養故用山尊。鄭鍔曰再月之祭所以安祖先之神靈故尊刻以山取其安以致養之意

易氏曰四時閒祀為非常之禮始以人道求之主動

終以神道事之主靜〇以動物秋冬靜之時故象以靜物禘祫有四時之義故一以靜物一以動物〇王昭禹曰春夏動之時故象以動物秋冬靜之時故象以靜

用四代之禮樂四代之樂見於大司樂之職四代之禮於此見之甞竕虎雌為有虞氏之宗彝犧為有虞之尊山罍為夏后氏之尊又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以著周以犧象以黃目以㑹壺令於六享之閒兼用之

〇易氏曰成周功成治定兼

凡六彝六尊之酌

賈氏曰六彝與鬱齊為目六尊與醴齊盎齊為目下

有凡酒而上不言罍者文不具也凡言酌者皆是泲之使可酌○李嘉㑹曰司尊彝所言皆酌酒之事非言齊酒之清濁也其曰獻酌者摩莎泲之出其香汁而酌之明酌者茅縮而酌之涗酌者涗和清酒而酌之脩酌者以水洗勺而酌之郊特牲疏云酌是斟酌

鬱齊獻酌

鄭鍔曰鬱鬯固非齊名曰鬱齊者泲鬱必以齊然後可酌以祼獻言用齊者明其不可用酒蓋鬱爲最尊泲之以酒則近乎渫泲之以齊乃所以尊之康成讀

獻為莎獻即祼獻之獻何必改字○劉執中曰鬱齊惟祼用之於獻最重故曰獻酌○王昭禹曰九獻之禮始於鬱齊故曰獻酌○鄭康成曰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以五齊次之則醆酒盎齊也○賈氏曰鬱鬯尊不用三酒而用五齊中盎齊差清者和鬱鬯泲之故云泲于醆酒○愚案注疏以此鬱齊獻酌即郊特牲汁獻泲于醆酒也

醴齊縮酌

賈氏曰醴齊濁還用事酒之清明者和醴齊然後用茅泲之使可酌故為明酌○鄭鍔曰左傳所謂包茅不入無以縮酒記曰縮酒

用茅明酌也
正謂是也

盎齊涗酌

鄭康成曰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泲之而已○賈氏曰醆酒即盎齊盎齊差清亦不言縮則不用茅○愚案注疏以此盎齊涗酌即郊特牲醆酒涗于清也○王昭禹曰記曰凡涗新之也又曰醆酒涗于清以盎其色葱白而尤清故涗以酒○鄭司農曰涗酌者捝拭勺而酌也

凡酒脩酌

王昭禹曰三酒則人所飲故曰凡酒用以羨尸而尸

飲馬則尤宜脩治之以致其味故曰脩酌○鄭鍔曰脩治使之明潔然後可酌

鄭康成曰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泲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滌○鄭司農曰脩酌者以水洗勺而酌

易氏曰以脩視涚則凡酒為味以涚視縮則盎酒為清以縮視鬱則醴齊為淳蓋宗廟之中始以神道求之終以人道事之愈近則愈親故爾○鄭康成曰凡此四者祼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

凡酒唯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酒○王昭禹曰獻用五齊此言醴盎二齊者蓋泛齊從醴齊用於朝踐緹齊浣齊從盎齊用於饋食祭用五齊三酒者五齊最薄所以致其義三酒致味所以效其實以神事焉故用五齊以人養焉故用三酒

黄氏曰案司尊彝掌器耳鬱鬯鬱人和而實之則五齊三酒之當泲者皆酒人共奉之司尊彝明其器用使世婦掌之

大喪存奠彝

王昭禹曰朝奠夕徹不即去焉故謂之存○鄭景望曰不知神之所享弗忍徹也○鄭康成曰存省也○賈氏曰大喪之奠有彝尊盛鬱鬯唯祖廟厥明將向壙為大遣奠時有之奠徹之早晚無文案檀弓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則朝奠至夕徹之夕奠至朝乃徹大遣亦然

大旅亦如之

王昭禹曰有大故而祭亦以喪禮悲哀祈於神故亦

存之不即徹○鄭景望曰若曰倏神之答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易氏曰名官以几筵而所掌者几席舉一可以例其

一○王氏詳說曰筵鋪於下席加於上○陳祥道曰肆於地則行而為廣筵也加於筵則衆而為飾者席也而几則立而設之所以待尊者

養老有几筵行葦詩所謂肆筵設席與夫授几者是

已禮賓客有几筵肆師所謂大賓客涖筵几是已曰

几筵以尊卑為序曰筵几以先後為序

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

鄭康成曰五几左右玉彫彤漆素五席莞藻次蒲熊用位所設之席及其處○黄氏曰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玉几之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彫几之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彤几之席熊席漆几之席葦席素几之席萑席黼純同於素几此五几五席之名物疏家謂葦萑不入數

鄭鍔曰几席之用不同義各有所主名以物之命以

別之或用於朝覲或用於祭祀朝覲則位於廟牖之閒大射則位於虞庠之中祀先王之席在廟之堂奥受胙之席在廟之西南用不同各因物明義故專設一官司而辨之

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

鄭鍔曰論國家之禮事之至大者曰大朝覲大享射大封建命諸侯大朝覲非四時之常朝○黄氏曰時會殷同也司儀所謂將合諸侯為壇者也 大享射行大享之禮又與諸侯大射

○黄氏曰大享會同享諸侯也掌客所謂王合諸侯而享禮諸侯長十有再獻者也大射澤宮之射也

大封建則割裂土宇而使之有國命諸侯則臨告列國之君而命之以事凡此皆大禮故儀亦異

賈氏曰爾雅牖戸之閒曰扆於扆之處設黼黼即白黑文而為斧形此斧以大版為邸即掌次所云皇邸彼鄭注云邸後版以此斧版置於扆即以黼扆為總名據繢人云白與黑謂之黼據采色言之若據繡於物上則為金斧文近刃白近銎黑取金斧割斷之義

○陳氏曰剛斷者先王之所沈潛非向而上之故黼依設於後席用黼設純於下衣繡黼設於中六服以黼為後其意同○薛平仲曰畫斧無柄設而不用之義

王氏詳説曰明堂位以黼依為斧斤之斧字者取其所畫之物言之此云黼依為黼黻之黼字取其所畫之色言之諸侯雖有黼裘用之於誓省雖有黼裳用之於助祭然初無黼依之制此所以天子之席三重有次席黼純而諸侯無之

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

鄭鍔曰王位設之依依前必南鄉設莞筵而用紛以
純之加繅席而用畫以純之加次席而用黼以純之
既設玉几於左又設玉几於右無非所以明義於扆
設黼以表王者之威斷依前必南鄉以表王者之繼
明○易氏曰乾位在西北白與黑為黼蓋取諸西北之乾離位在南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蓋取之正南
之離乾之體為剛故聖人依之離之用為明故聖人鄉之所設之席則莞筵莞之
為物叢生水中○王昭禹曰莞蒲之細者○陳氏曰爾雅曰莞苻離郭璞曰西人呼蒲為
莞莞小蒲席則完而用之表其德之純全用紛以為純○王

昭禹曰織成紛帛紛如綬有文而狹○易氏曰莞則筵之清堅者紛綬以為之緣表其文采之繢紛於莞筵之上加以繅席繅者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表其有華藻之文用畫以為純畫以雲氣○易氏曰繅則席之柔懦者畫雲氣以為之緣表其文也於繅席之上又加以次席次者比列桃枝之竹以為之○鄭司農曰次席虎皮為席○易氏曰次則席之次列成文者黑白黼以為之緣表其行事有次序之節用黼以為純又以表其威斷莞筵紛純以全體為之質繅席畫純以文采為之文次席黼純以斧形

為之斷有質為本有文為飾文質備於內然後以斷
行之於外故莞席在下繅席在中次席黼純在上朝
覲享射封國命諸侯之時其位之所設者若是孰敢
不俯伏聽命一德以尊天子乎
陳氏曰席有純猶衣有緣也○鄭鍔曰以書攷之其
設席皆以數重席為言莞筵在地不重者也繅席次
席加於筵上蓋皆重焉與莞筵為五重則與禮記之
說合矣天子之席重而為五則下文諸侯之亦重可

知○賈氏曰依前南面以下席三重也凡敷席之法初在地者一重即謂之筵重在上者即謂之席已下皆然故序官注云敷陳曰筵藉之曰席禮器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今此天子惟三重者五重據祫祭而言若禘祭當四重時祭皆用此三重○陳氏曰王天道故席用三所以為陽奇而諸侯則地道也重一席所以為陰耦○王氏詳說曰禮記所言夏商而周禮所言成周耳

左右玉几

鄭鍔曰左右皆設玉几表其恃德以為安○項氏曰玉則其質渾

陳氏曰几之所憑以安者也王於朝覲會同立而不

坐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曰覲當宁而立曰朝明堂位曰天子負斧扆而立非有所憑也然必設几者鄭氏釋大宰謂立而設几優至尊也荀卿曰周公負依而坐諸侯奔走堂下得非所傳聞者異歟○鄭司農曰顧命云成王將崩命太保芮伯畢公等被冕服憑玉几○薛氏曰周禮之五几莫尊於玉几書之四几莫貴於華玉几則玉几者華玉几也

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鄭康成曰昨讀曰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尸卒食

王酳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内后諸臣致爵乃設席○易氏曰於室中西鄉而受之非南鄉也專言昨席則無几也所同者席而已矣○鄭鍔曰受酢而設席於戶内皆如朝覲享射之位奉宗廟而安祖考以祭則受福故也

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

鄭鍔曰諸侯祭祀席蒲為筵則繢繒帛以為純以莞席加於其上而設彫刻為文之几於其右蒲以見其柔從之意○鄭康成曰不莞席加繅者繅柔嚅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繢以四方

相對為文守土一方而以柔從居下文彩外著然後
能受命建國保有社稷以傳其子孫故祭祀之席則
然○王昭禹曰有言繢純有言畫純者葢分布采色
則曰繢摹成物體則曰畫攷工曰青與白相次赤與
黑相次若此所謂繢又曰山以章水以龍若此所謂
畫○易氏曰天子有次席黼純而不用於諸侯者以
諸侯不可尚自然之文不可專斷制之義也諸侯有
蒲筵繢純而不用於天子者以蒲不若莞之細繢不

若畫之工

項氏曰蒲柔而繢采莞堅而粉潔不莞加繅者王之所下諸侯之所上也

薛氏曰諸侯祭祀席右几筵國賓左几則祭祀隂事也故右之賓客陽事故左之鄭氏注士虞禮謂主人陽長左鬼神隂長右是也然鬼神雖長右不必皆鬼神故甸役亦右几以甸役隂事

易氏曰天子設几於左右諸侯則隂事尚右陽事尚

左亦尊卑之辨一几席之閒而大分存焉

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

鄭康成曰昨亦讀曰酢○鄭鍔曰尸酢之席莞筵以尚其質繅席以表其文惟文質兼備所以能受神之福○王氏詳說曰天子昨席與祭祀席同諸侯昨席與祭祀席異蓋天子至尊可與鬼神同其席諸侯則否亦猶天子之昨酒用醴齊與鬼神同其尊諸臣之

昨酒用罍與鬼神異其尊昨席昨酒不同如此然去昨席則無几祭祀其人馮几乎○李嘉會曰君道貴剛臣道尚柔人君朝覲饗射命諸侯之大禮既以三重則祭祀以格鬼神受昨以享鬼神之福皆不易乎是席之數此君道純一之義諸侯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居上使下升龍降龍其道則二故祭祀一席受昨延賓一席○劉執中曰几則神右而人左席則降王一等而變於神

黄氏曰特為國賓設位於此先鄭曰禮記國賓老臣是即掌客諸侯長擻後鄭曰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

聘皆得用之不幾於無莩乎○鄭鍔曰鄰國孤卿大夫來聘是謂國賓主人在阼階則賓在戶牖之閒如受酢之席表國賓彬彬之意○鄭司農曰爲布筵席於牖前

王氏詳說曰王氏以諸侯左彤几爲祭祀之時下筵國賓則不設几曾不知鬼神之几居右人道之几居左如以左彤几以待鬼神則上文之諸侯祭祀右彫几如以左彤几爲諸神之所式憑而用於祭祀之閒

是非所以禮鬼神然則彤几用之於筵賔者正所以待賔也○鄭鍔曰設彤几於席之左以表國賔有文明之意○項氏曰彤則赤色以示文

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

鄭康成曰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薛氏曰經言甸役不言祭鄭氏之説果如言乎

鄭鍔曰田簡衆役任衆必果毅為先故席以熊皮為之熊猛獸之毅而可畏者○王昭禹曰以熊皮飾席

或畫熊焉

易氏曰几用漆飾示正固也漆几右之隂事也○鄭鍔曰設几以依神神幽隂故几在右也

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音九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音道一几

鄭康成曰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鄭司農曰柏席柏地之席葦居其上○項氏曰柏敦皆未得其說恐是器若玉敦之類敦以承黍稷或曰柏席載

黍稷之席此說似通○鄭康成曰敦讀為燾覆也棺在殯則檮燾既窆則加見皆謂覆之○賈氏曰棺在殯則檮燾者檀弓云天子菆塗龍輴以檮是也云既窆則加見若既夕禮下棺訖則加見見謂道上帳帷荒將入藏以覆棺言見者以其棺不復見唯見帷荒也

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鄭康成曰吉事王祭宗廟祼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劉執中曰凶事仍几謂不知其神之或在此在彼凡其位處皆設几如顧命之四仍馬○李嘉會曰吉事不止祭祀凡眡朝覲饗射燕飲無常處也故必變几喪有常事有常處仍几宜矣

○王昭禹曰吉事尚文凶事尚質變几以文爲尚仍几以質爲尚

賈氏曰阮諶云几長五尺高二尺廣二尺馬融以爲長三尺舊圖以爲几兩端赤中央黑○李嘉會曰筵席之間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中者不過九尺純緣之制上不過黼下不過繢布卷之也必自末奉之也如橋衡數必請向升必由下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鄭鍔曰王者所有之天下無一物之非天寶鎮之重則先祖受天命而後傳生民之數則天之所付五穀之數則天之所生治中以察吏治則奉天意而行賞罰之法其所藏之府特名曰天大府雖九府之長不過掌財用而已安得而同哉

王氏詳說曰天府所藏國之寶器也然豈止於玉哉官府鄉州都鄙之治中民數穀數賢能之書皆國之

寶是知成周之時以政事為寶以人民為寶以民食為寶以賢能為寶非特寶珠玉而已

薛平仲曰禮寓於灌既足以格於幽冥而無歉則是禮之維持於天下者蓋可得而恃矣此天府已下之官皆有以見是禮維持之功歟是故國之玉鎮寶器承之於祖而守藏於廟者也夫使是禮之不足以維持天下則借於天之分者蓋有盜而竊之矣是以天府之官首於此雖有守藏之不一而國之玉鎮寶器

實先焉盖是禮維持之大者府而名之曰天其大可知及夫以玉而制為五瑞所以志天寵因瑞而别為五命所以定天瑞因命而異為五服所以彰天命禮足以保天府之所藏則五瑞五命五服皆由是禮以嚴其分禮之功用固如此

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

鄭康成曰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

易氏曰王者之業傳之先祖而後受天之命以有天下凡歷代之玉鎮大寶器皆得以有而藏之掌祖廟之守藏是先王之器守與其禁令則王者以道守其器○項氏曰其所守有人其所藏有物○鄭鍔曰守藏於此必有禁令以為防守之具然後可保而不墜而人不敢萌覬覦竊取之心

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

鄭鍔曰玉之美者可以為國之鎮如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夏后氏之璜之類器之大者為歴代所寶如崇鼎貫鼎大貝鼖鼓和之弓垂之竹矢封父之繁弱之類康成以為玉瑞玉器之美者藏於此典瑞豈專掌其不美者歟祖廟之守藏則先祖所傳者國之玉鎮大寶器則國之至寶可與祖物俱傳者亦藏於此大祭之時出而陳之以昭其祖先傳此以及後陳之者所以昭其功大喪陳之所以昭其能守此以克終康

成謂陳之以華國恐不止於華國既事則又從而藏之傳其所寳守其所傳將以為萬世之榮

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

鄭鍔曰康成之說以治中為治職簿書之要以理攷之葢治道中法可為楷式者天府以守寳藏為職故凡內而官府近而鄉州遠而都鄙群吏之治有中法者受而藏之○賈氏曰不言六遂及四等公邑文略庶幾可用以詔王

用此以察群吏之治使視其中法者以為準式彼簿書之要何預邪○易氏曰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者計治之書也與玉鎮大寶器同藏於天府者民亦國之寶也吏尤親於民者也先王盖深致意焉如登賢能之書于天府而教得其中登民穀之數于天府而政得其中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而刑得其中凡此無非治中之書○劉執中曰治中者治典也然建天下之中故謂六典為治中在顧命曰大訓盖與河圖共為寶鎮矣

天府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

治則吏道益謹民心益固然後可以永保天命而王鎮大寶器為可守矣

鄭鍔曰說者謂司會攷日成月成歲成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大宰聽百官之致事而詔王廢置尚何假於守藏之吏受治中以詔王邪余以為此乃先王保有神器防微杜漸之意也姦宄所以敢萌窺竊之心者良由上之人不能灼見其邪正上之人所以不能灼見之者良由無法以考察之上下廢弛馴致大壞有

問鼎之楚子有竊玉之陽虎此聖人所以命天府受治中以詔王盖守之之術歟○李嘉會曰察治職無大官必天府詔王者是詔以祖宗之意否則吏治紛更中將安在豈足以安祖宗之靈

上春釁寶鎮及寶器

鄭康成曰上春孟春釁謂殺牲以血血之○鄭鍔曰凡寶之所在必有神者主之故殺牲以釁之所以禳却不祥也然必用上春者以明守之不失至歳首而更新新之又新至於無窮歟

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

鄭康成曰吉事四時祭凶事后王喪朝于祖廟之奠

○賈氏曰小祝大祭祀沃尸盥小臣大祭祀沃王盥此二官所沃盥在祖廟則天府為之執燭為明若士師云祀五帝沃尸盥非祖廟事則不與執燭

鄭鍔曰吉凶之事王與羣臣或有事於祖廟掌沃盥以致潔又掌執燭以為明祖廟之守藏惟明智然後能守而不失春秋定八年書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蓋因祀太廟而盜得以竊之是知寶鎮寶器皆藏

於祖廟以明是器由祖先之功德有之而子孫始有亦本於先祖苟非明智何以守之此所以使之執燭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𡟯惡

鄭司農曰貞問也○鄭鍔曰先王防患遠憂民深故每長慮却顧以為災害之防嘗之日卜芟獮之日卜戒社之日卜稼穡以為未足以知來歲之休咎又於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星窮于紀歲且更始之時而預卜之方其問龜則天府之官陳玉以禮神玉之為物

陽精之純將以交三靈而通之故必用玉也問龜者

大卜之職天府掌出玉而陳之

若遷寶則奉之

鄭康成曰奉猶送也○賈氏曰遷寶謂王者遷都則寶亦遷天府奉送之於彼新廟之天府○鄭鍔曰遷則奉之與寶俱行先王豈以為寶而愛之誠以世守不敢失也

若祭天之司民司禄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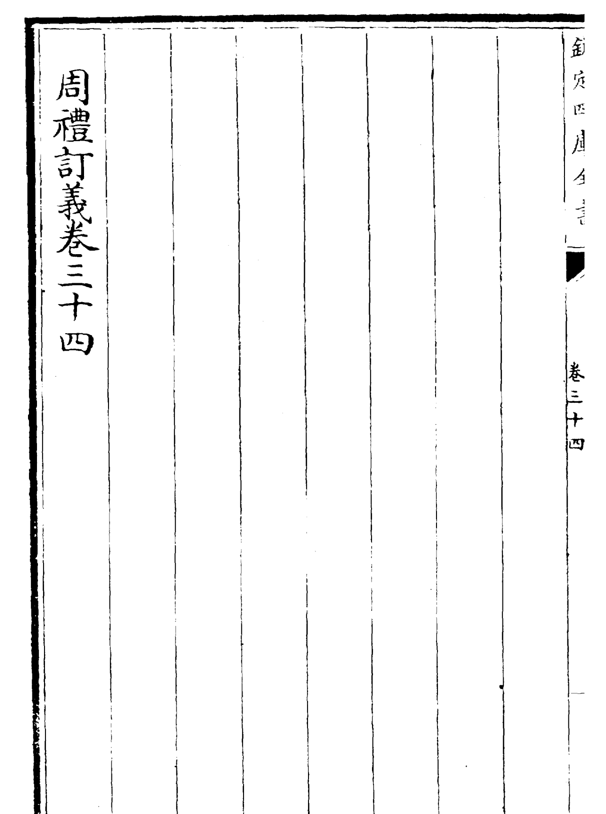
鄭鍔曰攷小司寇之職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則祭司民獻民數小司寇之職春官司祿之職缺其祭司祿之神或同司民之祭歟司民軒轅之角星司祿文昌宮之星又云下台為司祿祿之言穀也○易氏曰攷之天文志司民為軒轅角其十七星之兩角有大民小民司祿文昌三能之第六星天有是星先王以是而名官又使之以民數穀數而登之於天府蓋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此民數穀數之登所以必待乎祭天之司民司祿也故穀數則司祿之官掌之小司寇獻之王受之而登於天府天府受而藏

之守實鎮之所賴者在此故也然民數天所付穀數天所生以養人王者奉天牧民民穀之數藏於天府宜矣必祭司民司祿然後獻蓋司民者致司命死生之神司祿者主年穀登凶之神每歲孟冬民數登下穀數多寡皆已可知於是祭其所司之神然後獻其數天府之官藏之謂夫自是而後有民以守邦有穀以養民祖廟之守藏可謂守而不失矣○林氏曰歲獻民數穀數最為致太平之要務管子曰制國以為二十一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三分其制而言之即所謂七民而

五農夫二工商也先王所以為此者非他為欲等其民數穀數使之本末相當用為來歲之經制故爾至於水旱不虞之至則必有儲蓄以待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則謂之太平故曰歲獻民數穀數最為太平之要務者此也嘗攷古之民數實見於九官之所治九功之所歌大禹謨之所用周公書之於冊仲尼式其版孟子陳其道覩其所以諷齊梁滕魯之君與夫答北宫錡之問畢戰之問者率此志也然則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其所以經綸圖回以富邦國而生萬民者其要實在乎此孰謂其可忽而不思以坐視天民之窮哉

孫氏曰知所當守而不知守之之道則猶不足以守曰賢書能書曰民數穀數曰治中曰盟約皆所以守

是器也不知任賢使能孰與先治其國不知憂民足食孰與翼戴厥位官府鄉州都鄙之治中所以挈持是器之法邦之大盟約所以維持是器之具皆於天府登之使與玉鎮大寶並藏庶乎繼體守成之君知所守在此不徒擁虛器以為安矣○鄭鍔曰說者謂鄉大夫賢能之書獻之天王王登於天府不言於此何邪余以為民穀者所資以為守寶鎮之具而賢能之書特見其尊之以與寶鼎等非所以為守之之具也



周禮訂義卷三十四

謹案卷三十三第四頁前五行羽牲曰珥之文刊

本珥訛弭今改

第六頁前七行表剽皆謂徽識刊本脫表字據鄭

注增改

第七頁後七行不得使人干犯神位刊本脫人字

今增

第十三頁前二行此曰類造上帝何也刊本曰訛

日今改

第十四頁後一行於所立表之處為位刊本位訛師

今改

第二十頁前三行註奉玉瓚而酌鬯刊本瓚訛

贊今改

第二十一頁後三行詔妥尸刊本妥訛安今改

後七行主人酳尸尸酢主人刊本酳訛酭尸訛之

並據義禮改

後八行註掛于季指刊本指訛捎據儀禮改

第二十四頁後五行取甘瓠割去其柢以齊為尊

刋本甘訛出今改

第二十六頁前一行四方山川為國扞蔽刋本扞

訛擇今改

卷三十四第三頁後六行𠬝之有罍刋本罍訛酒

今改

第五頁前六行註禮所謂熟其殽者是也刋本殽

訛飯據禮運改

第十三頁前六七行始以神道求之終以人道事之刊本神訛人人訛神今改

第十六頁前八行則為金斧文近殳白近鋈黑刊本金訛令鋈訛金並據賈疏改

第十六頁後七行有次席刊本席訛序今改

第二十一頁後四行居上使下刊本使訛是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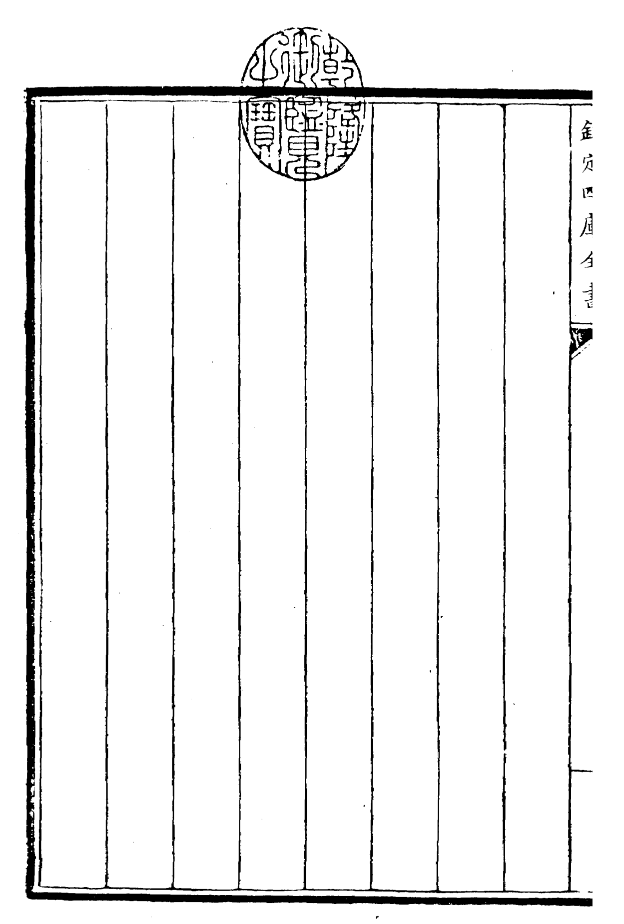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六頁後三行大貝鼖鼓刊本貝訛具據周書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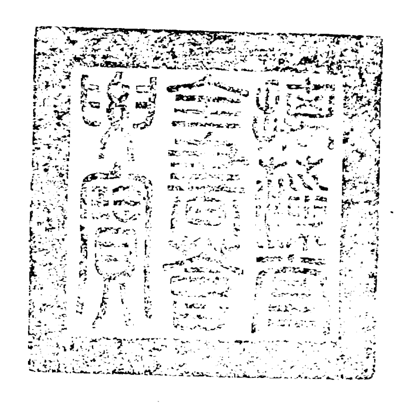
第三十頁前四行奉猶送也刊本猶訛即據鄭注改

第三十一頁前五行於是奈其所司之神刊本奈訛登今改

第三十一頁後四行大禹謨之所用刊本所訛於

又與夫答北宮錡之問刊本脫北字今改增


乾隆御覽之寶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　攸

謄錄舉人臣張慎和